

# 泥人集

齊子集



这是一间普通的书房，却有一个雅号——清斋，是抽取间一多、朱自清二位先生的名字拼凑的。嵌在柜门玻璃框内的是幅对联：花果山上有悟空，一清斋里住小圣。言括悉，因为一场笔墨官司，有人讥刺书房主人是“齐大圣”人，而这位书房主人觉得有悟空在，自己不敢僭越，便自命曰小圣。墙上有一条幅，时间这朋友真好，他明天就叫你老回。这是间一多的诗句，最近被书房主人作为三十年的教龄祭也。起改悬挂。你可以看到，这书房主人是一位颇具个性和魅力，并值得你不妨拼寻的人。

刘建业书 禹甸堂刻

# 泥人集

齐子义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班 果

封面设计：金 毅

## 泥 人 集

齐子义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河南省内乡县长虹印刷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152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7 - 225 - 01165 - 0/I · 254 定价：12.5 元

# 序

## ——我的散文观

不矫揉造作，不附庸风雅，不无病呻吟，不装腔作势

……

作家的生命的最起码的要素在于他与人民是否一气。例如，人民要“我为人民鼓与呼！”不要《荔枝蜜》、《雪花》、《香山红叶》、《海市》、《泰山极顶》。几行《故乡行》就可打倒作者。代价是大的，然而万古长青。

《朝花夕拾》不仅反映了时代，而且还是研究鲁迅前期生活和思想的宝贵资料。朱自清等人的散文亦然。而我们，我们敢不敢让别人根据我们的“自供状”给我们自己画像？一些人恐怕要成为伪君子，不学无术者，玩世不恭者，百无聊赖者，性感家，溜光蛋的等等。

有人说，林语堂、周作人的散文不是很美吗？我们且不说在黑暗中它“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鲁迅）了，就文体本身说，林语堂们的学养到了，人家养之有素，所以如果说他们的“小摆设”是西施之颦，而你的呢？恰如贾宝玉所言：“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

我不赞成把文学的作用夸大到吓人的程度。然而你既然写成了文字（或输入了电脑），而且有人看了，能说不起

作用（各种各样的）吗？即使乐乐、玩玩，到芝兰之室闻到香，到鲍鱼之肆闻到臭。我们不能打哈哈。

真善美和假恶丑就在你身边，看你愿不愿干预。历史就是在各种社会力量干预中前进的。“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鲁迅）

我是一位教师，一辈子了。几年来写了几篇回忆性散文，曾作为《泥人集》编入《未了集》，后来又写了几篇。由于上述的看法，我把它们合订出版，想搅一搅一些人组成的八卦阵。这工作得到周录恒、党广德、裴哲、宣金莱等学生和同事的鼓励和帮助，在此致以至诚的谢意。

齐子义 2001年7月15日



# 目 录

庞化鹏先生·····	(1)
我和宛柳的因缘·····	(5)
西岳庙与齐营拈装·····	(14)
新祠堂，我的龛宫·····	(18)
父亲和他的朋友·····	(26)
陈仲喜·····	(33)
迟到的悼念·····	(38)
附录一：我的答辩·····	(48)
附录二：再答辩·····	(57)
《泣鹃》五十七年祭·····	(69)
附录一：泣鹃·····	(75)
附录二：我所知道的齐馥梅 ····· 齐俊如口述 齐隆刚整理	(85)
寻访景云里记·····	(87)
《了却集》后记·····	(94)
《未了集》后记·····	(113)
祖母之死·····	(127)
风景依稀似当年 ——我读高校的几位老师·····	(131)
重访鲁迅中学·····	(138)
危乎高哉顾嘉蘅·····	(142)
屈原冈记·····	(146)

祭外甥文·····	(149)
不复在今·····	(151)
有感于某女教师之死·····	(155)
长歌当哭挽乡音	
——宛柳和翟道三的艺术·····	(158)
附录一：给杨北原老师的信·····	(178)
附录二：我市学者研究稀有剧种宛柳·····	(182)

## 一 了 集

鲁迅在香港讲演·····	(183)
新诗与旧诗·····	(185)
《七子之歌·澳门》之格律	
——回答什么是现代格律诗·····	(188)
《文选》教材建设管见·····	(192)
简评《卧龙岗志》·····	(194)
心潮逐浪高·····	(197)
读诗札记·····	(199)

## 附 编

启事·····	(209)
齐鲁青未了·····	解德枫 (210)
从“了却”到“未了”	
——齐子义教授的学术研究·····	杨北原 (213)
尺素书·····	周录恒 (216)
可敬的痴人·····	阿 湄 (228)

## 庞化鹏先生

1954年我进入内乡高中读书。这是刚刚从城内内乡中学（黉学）分离出来的新学校，建设在城西一片乱葬坟上。据说这个选择是为了不占耕地，但当时就有人说，应当在城东沿湍河一带，那样会有优美的环境。

高高低低的乱葬坟带来了艰巨的平整土地的任务；那时没有机械，靠学生们劳动课和课外活动一镐镐地挖，一锹锹地铲，一筐筐地抬。我在这里干了三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内乡高中教书又领着学生们干，直到“文化大革命”停顿。我离开内乡高中十多年，有一次为着一件公事去，看到整个地面平坦如砥，而且还修起了方正的院墙，不用说，那是揪出“四人帮”以后，不知道又花费了多少劳动才有的结果。

在平整土地中，不断地挖出一些人骨和随葬品。一位老师真叫人感动，他艰难地清理了一副骨骼制成一架标本，为的讲好人体解剖学。不时地发现葬尸罐，我至今书案上还有一个作笔筒用，说是可以避邪，三十多年了。

内乡高中颇负盛名。1957年我去开封读大学，火车上遇到一群不相识的新大学生，当他们知道我是内乡高中毕业的，个个异目相视。然而盛名之下，真可谓“一棒一条痕，一搨一掌血”<sup>①</sup>！你只要想想那架骨骼标本所蕴涵的精

---

<sup>①</sup> 一棒一条痕：佛教禅宗比喻做事踏实。宋·朱熹《朱子语类·论语十六》：“大概圣人做事，如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搨一掌血，直是恁地。”



神就知道教师们是如何干的。在现在称作“管理”上说，并教数学的校长李启舜先生发现学生伙烧火黑阴<sup>①</sup>，他自己计量烧一星期，然后道：以后超过这个数怎么办？有这样的领导和教师还怕学办不好吗？然而在众多的可敬的师长之中，我一直难忘的是我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庞化鹏先生，因为有一件事。

我父亲是农民，供我上学十分艰难。我读初中时自己做饭，从四十里外担着柴禾、粮饭进城，不管炎夏和寒冬。有一回踏着大雪到家，母亲忙烧水让我洗脚，父亲坚决阻止，说不能用热水洗，那会把肉激落，这是他在旧社会当民兵见到过的。他说冻木了，井水不凉。我把脚放到父亲刚担回来的井温水里，真的一点也不觉得凉，反觉得暖。到了高中，功课更加紧张，成名思想更加严重，不自己做饭了。然而哪里来得钱呢？每次回家都是沉甸甸的心。但父亲千方百计，总是准备着等我回家。然而一次回家终于面临了辍学的危机——

“你父亲躺着。没钱。”母亲在厨房做饭，脸上布满了愁云。

我不敢到父亲那里，就在厨房坐下。

饭做好了，我喊父亲吃饭。

他起来了。一顿饭大家什么话也没说。

父亲吃完了饭又去躺下了。

晚上，父亲把我叫到床边，说：

---

<sup>①</sup> 黑阴：烧木柴需架起以使氧气充足，燃烧良好。如果空气不流通，燃烧差，烟气大，叫黑阴。既浪费柴禾，又耽误时间。故俗语云：人心要实，火心要虚。

“上不成，没钱。你祖父不识字，我不识字，到你，也争不起这囊气。”

“再想想方。看还有谁能借。”母亲一旁说。

这天夜里，我脑里翻滚着许多记忆。读高小五年级时，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厌恶繁多的劳动，也许是不积极参加时事政策的宣传，也许是高兴起来忘乎所以惹许多同学讨嫌……总之是在一次班会上我叫选上“坏典型”（各班都选），“精神封锁”<sup>①</sup>外，在全校斗争。这是不是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所批评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继续运用？那时不会思考这些。晚上我回到家哭个不住，坚决不上了。父亲听了情况，又去问了村里同学，回来说：“割不了头旋不了筐箩盖<sup>②</sup>，上！”我去上了，直到毕业。然而这个“坏典型”却在投考初中时全县夺魁，看榜的外村同学老远地特来报喜。这在当时偏僻的农村大约如同前清时中了秀才一般，所以父亲很激动，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幕：第二天天还不亮，父亲把我叫醒，坐在我床边痛哭流涕地讲述家庭之苦难，说他儿时曾随祖父到青华、穰东去讨饭。他大约一夜没合眼。接下来是亲邻们都来道贺。初中毕业又考上高中，读的还算好吧？没辜负父亲的心吧？而现在，要辍学了！

然而谁想到情况急转直下——

第二天清晨，母亲起来做饭，欢快地向父亲叫喊：黄鼠狼圈犯了。果然，一条黄鼠狼在圈里乱窜。父亲拿了麻袋，引入，摔死，然后脱皮，装身。一条修长的闪耀着金

---

① 精神封锁：宣布纪律，全班不给说话。

② 筐箩盖：膝盖。

光的黄鼠狼悬挂在屋檐下。父亲笑嘻嘻的。

这天正值逢集，父亲拎着上街。我不记得卖得多少钱，总之我上学去了。

庞化鹏先生出现在课堂上。这是作文课，他宣布：这次作文自命题。我的自命题是什么呢？——一条黄鼠狼，记述了上述事情，我心里战惊惊的：这篇作文会闯出大祸吗？罪是很好问的：美好的新中国在你笔下成了什么样子？

几天过去了，有一天，庞化鹏先生把我叫出教室，经常挂在瘦削的脸上的微笑不见了，说：

“你说说你这次的作文。”

我只说是个真实的故事。

“你这样写，不大好……”他似乎很不安，或者简直是恐惧。

我没说什么。他也不再往下说，放我走了。

作文发了下来，我打开一看，不仅没给我成绩和总批，而且通篇不见红笔触及。

又过了几天，班主任找我了。我以为大祸临头了，害怕极了。然而大出意料，他简单地询问了家庭情况，最后告我说：每月给我二元钱的助学金（大约是月伙食费的一小半了。我一直吃到毕业），叫我回大队开个证件。

这使我明白庞化鹏先生不给作文成绩和总批，而且通篇不见红笔触及，以及“你这样写，不大好”的批评的全部用心。他为着《一条黄鼠狼》和它的小作者可谓苦心孤诣……

载《南阳科技报》1993年9月11日。原题作《琐记》，所记庞化鹏先生已去世，改题纪念也。

## 我和宛梆<sup>①</sup>的因缘

看戏可说是齐营的风尚，只要哪里有戏，成群结队。我小时候，祖父常常带我去看戏，我骑在祖父的颈上，一面听从腿下来的祖父的解说。父亲比祖父更爱看戏，大会小会，周围不断戏，他能几十里跑去看。也常常带我去，把我安置到一个适当的高处，嘱咐我不要乱跑，以免失散，然后自己到密集的正场里去了。父亲魁梧奇伟，挤到那水泄不通的人群中不会吃亏的。

那时是庙会，就是开春之后各处要给土地爷、娘娘奶奶的唱戏。赶会的人很多，家家户户“倾巢而出”，只有几位老人在左近走动，招护着左邻右舍的门户。会上，往往可以遇到阔别的亲戚朋友，便到一个僻静处去攀谈，总是把烟布袋吊过去，说：“尝尝我的。”离会近的人家那三五天是早准备好粮饭菜蔬以迎接客人的，所以最后便请到家里就餐。农民、妇女和孩子们一年中需添置什么东西，像杈把扫帚、木梳篦子、笔墨纸砚等，也多在会上购买。

戏台大都是临时搭起来的（个别处有戏楼），不像现在剧院里的那么宽大，但高得多。主要部分是两个寨门，两边凑上乐队坐的两块木板（左边击打，右边管弦）。这是条

---

<sup>①</sup> 宛梆：即南阳梆子。河南梆子（豫剧）尚未流行宛西时，群众叫宛梆梆子戏。后来有了河南梆子，群众又叫宛梆老梆子。解放后河南梆子兴盛，为了区别，而且要文雅，叫南阳梆子，后又简称宛梆，逐渐有了剧种概念。

件好的，倘若小村小会，哪来的寨门？前后台用横挂的箔篱<sup>①</sup>隔开，后台用竖立的箔篱围起。帐篷有两种撑法：一为叉门，即纵向起脊，向两边伸展，不但气派，而且造下枪刀剑戟的空中用武之地，而且不怕风卷，而且小雨仍可演唱（至于观众，小雨冲不散的）；一为平门，即在前后台间横向起脊，前后伸展，此于帐篷和架杆都可以节省。所以人们对台子的搭法甚为关心，见到回来的人便问：是叉门、平门？台跟横挖一个深沟，那是为了不使看戏的汉子们把台子挤塌，倘若挤到沟里，爬起来从台子底下屈驾走出再奋力挤进去就是。

会场热闹之极。最靠戏台的大半圆是真正的看客，我上面称之为汉子的，大家踮着脚，捋着头，仰着脸，聚精会神，开春的天气也是汗流满面。人头上是烟袋嘴的海洋——大家双手紧握烟管在胸前。海洋是不停地翻滚着巨浪：“轰——”，原来在中间的到了边缘；又一“轰——”，边缘的又收复了失地。我能远远地看到父亲就在海洋的旋涡中随波逐流或者推波助澜。向外去，是妇女和小孩，花花绿绿的站在板凳上远望。我骑在祖父的颈上大抵就在这一带。再向外，是小贩们的天地，花生、甘蔗、欢喜蛋之类。这之后，是卖胡辣汤的、火烧馍的、麸子酒的，不像前面排成整齐的半圆形的了。再后面，更没规矩了，是各种物质用品。远处是劝善的、玩洋片的、玩把戏的、羊抵架的。而神棚，则在更远的去处，娘娘奶奶们对着戏台清静地坐在

---

① 箔篱：用高粱杆或麻杆编成，用其曝晒或隔离。

那里观赏古往今来的人情世态。与地面相照应的是悠然自得的天空中的风筝：燕子、老鹰、青蛙、七星、太极图、桃。

煞戏后是另一番热闹，各种呼喊混作一片。失群的人互相叫喊，孩子哭唤大人，大人呼唤孩子，而小贩和卖胡辣汤的这时候也吆喝得最凶。我每每是祖父买给一碗麸子酒喝，这才高高兴兴地回家，路上是决不叫背的了。

人们一群群地回家，一路上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他们所看的戏。他们各个是评论家，而且决不出卖灵魂。

“……没有王朝、马汉不行。”

“主要是君明；君要昏了，老包活得成？”

“君要昏了，老包也不会干。”

“那也就没有老包了。”

“那也就没有《下陈州》了。”

“对！对！”

到这里，大家一致了。唯物辩证法在这里是“自由王国”。

“听说，陈州铡国舅那地方葛爬草<sup>①</sup>的根茎都是红的。”

“把它起到别处呢？”

“又绿了，和平常的一样。”

“真的？”

“是个铭记<sup>②</sup>，管它真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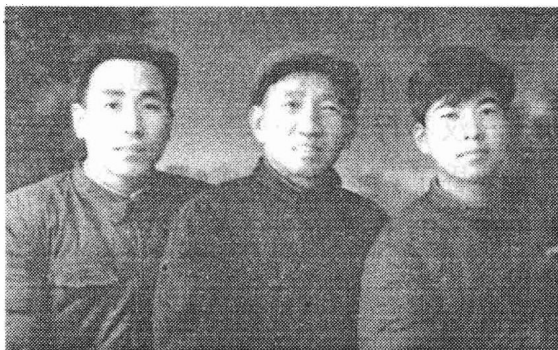
“是的，贪官污吏见了要想想的。”

---

① 葛爬草：多年生野草，茎细长，盘结状生长。

② 铭记：以之纪念。

他们没学文艺学，可是你看，他们却明白文艺这玩艺的特征和本质。曾记得一位教授到本地讲学，讲到《下陈州》，涉及到红草，说那是荒诞不经的事，因为他们作了考察，所谓红草，不仅陈州有，开封也有；不仅开封有，开封城内就有。我听后不禁感到学问大的有考察条件的教授的可悲。



王春生（即生娃，中）

解放后，庙会很快没了，但我进城读书又有幸到戏院看戏，看的最多的是内乡宛梆（那时群众叫老梆子）。我早听父亲说过，

这个剧团以前我们村供过，最驰名的演员叫“生娃”（即王春生），从灌涨抓来的，费事很大，还动了枪。我带着浓重的神秘感去看宛梆。但此时的生娃很少出演，不知道是因为年纪大还是身体不好。印象最深的是他唱《反徐州》中的花太婆，确实好，唱腔做工都好，不时地赢得喝彩。而我最喜欢看的是红脸演员翟道三，人称“翟三”。

这翟三，身段周正，气宇轩昂，手臂圆活，表情有致，唱腔高亢有力（后腔宛如双笛），念白饱满清晰。气色特别好，最善表演郁悒悲壮的角色。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下午（别的时间不可能），倘若有他演出，那我是无论如何也要看的。这样的次数很多：星期六下午好容易请准假撅着担



子回家，但走到街上一看戏报有他的戏，便不回了。见到生戏报，便向茶馆或什么地方去询问，看是否是红脸戏。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不知道有多少次下晚自习（别的时间不可能）偷跑出去看戏。翻翻那时的笔记，有这样几则文字：

什么时候星期六才能到来！唉，那另一个世界的戏院……

他一定是专为我唱的，要不，他为什么那么抱劲？

我真想去唱戏！……赶快下决心吧，晚一天，大一天，如何学得成呢？

昨天做梦，我成演员了。我一“气”，雷鸣般的掌声从观众那里来了；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那是我“飙”了一腔。

你看，那不是着了迷！直到现在，翟三的许多戏还历历在目，诸如《浑圆镜》（吴承恩）、《闯幽州》（杨继业）、《劈杨藩》（杨藩）、《反徐州》（徐达）、《取成都》（刘璋）、《黄鹤楼》（刘备）、《古城会》（关羽）、《单刀会》（关羽）、《取西川》（邓艾）、《司马懿扒墓》（司马懿）、《虎丘山》（白士奇）、《二龙山》（李怀珠）、《斩黄袍》（赵匡胤）、《收吴汉》（吴汉）、《大郑宫》（白起）、《审匡洪》（匡洪）、《马家寨》（耿德成）、《陈胜王》（陈胜）、《敬德打朝》（李世

民)、《苗郎认父》(周文选)、《铡美案》(陈士美)、《桃花庵》(苏坤)、《袁世凯吊孝》(即《武昌起义》，古时装杂糅。袁世凯)，等等，等等。有的不知道看多少次，总之能大段大段地唱出来。而且学得很像，达到乱真。那时戏院在火星阁<sup>①</sup>，商联会的后门通向戏院，一次在商联会唱起来，竟使戏孩们以为是他们翟老师在唱，一群跑过来。乘兴来，败兴返，即有伎心，何怨飘瓦。呜呼哀哉！

几十年来，我受到过朋友们不少的出格的赞扬，也受到过朋友们不少的热情的批评，那猛烈袭来的兴奋和抱怨后的感慨是：翟三戏对我的性格、气质和作风炮烙的印记太深了！在一篇评论县志的文章中，我曾发表过这样个观点：“如果你对一代代形成的某一地方的文化思想和精神文明的冲积土进行一番分析的话，也许你会惊异地发现地方人物在这个冲积土中所占的成份甚至超过那些载入史册的大人物。”并呼吁为演员立传，我说：“以前没有电影、电视，演员在人民群众的文化思想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的作用大着呢。”这在现在的青年看来，未必以为然吧！

1957年，我离开内乡去读大学，我颇感悲戚，因为想着不能看翟三的戏了。但一面又想城市还能没好戏看？然而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我跑遍开封所有剧场，没有不大失所望。武汉的，北京的，上海的……剧团来，只要是演出翟三演过的戏，我必去无疑，因为我要

---

<sup>①</sup> 火星阁：在县城老十字街西南，有后殿和卷棚各三间，坐东向西。阁外有空场，院门向北，也即戏院门。已为高楼取代。